

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新确证”^{*}

王水兴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的一般劳动，但不能取代人。“奇点”“终结人类”“无用阶级”“绝对失业”等人工智能风险具有反事实性特征。总体上，人工智能丰富了人的本质和类本质，拓展了人的本质的限度及其实现路径。人工智能不断迭代发展彰显了人的无限创造性力量。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是人工智能异化的社会根源。人工智能丰富发展人的本质现象、满足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现象不胜枚举。与人工智能对人的消极影响相比，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的积极意义更值得人们关注。从根本上讲，人工智能要终结的不是人类，而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依靠该制度活命的资本家阶级。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新异化”，而是人的本质的“新确证”。

【关键词】人工智能 马克思 人的本质 智能社会

作者简介：王水兴（1974-），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随着人和人类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存方式发展，尤其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奇点论”^①“终结人类论”^②“无用阶级论”^③“新异化论”^④“绝对失业论”^⑤等关于人工智能“末世论”话语此起彼伏。毋庸置疑，在人工智能还只是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新兴科技阶段，认识到其对人的异化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利于我们保持对技术敬畏，从而使整个社会冷静面对人与技术的关系。这对保持人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人们更应该看到，总体上，人工智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时代来临，智能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无限可能的创造力。“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⑥人工智能对人的本质具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意义。面对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以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信态度去分析和研究它。盲目跟随西方学术话语不仅是不自信的表现，更是学术思想、学术话语缺乏原创力的表现。

面对人类日益加深的技术化生存境遇，从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中汲取智慧，在技术发展与人类存在和发展方式变革的历史互动中，洞察技术本质、人的本质及其实现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肩负的历史使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详尽阐明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意义，对校准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推动人工智能科学发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信息文明研究”（19BKS03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美〕雷·库兹韦尔：《机器之心》，胡晓姣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57页。

② 参见成素梅等：《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页。

③ 参见〔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

④ 参见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⑤ 参见韩东屏：《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的观照》，《江汉论坛》2021年第1期。

⑥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9页。

一、人工智能丰富了人的本质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本身、归结为劳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马克思的重大哲学洞见。从人工智能对人本身、对人的劳动和对人的社会关系塑造视角看，人工智能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作用正日益彰显。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人的生活，对“人是什么”注入了新的内涵。“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②数码人、人机混合的人、虚拟人、基因编辑的人等基于新兴技术而形成的“人”，不仅在物理意义上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也在人的思维、情感、心理等精神意义上改变了人。智能时代的人与农业时代的人大相径庭。从理论上讲，网络空间的虚拟人，不需要肉体存在，在精神意义上可以实现永生。植入芯片、联网“云”端的人机融合的人，其思想、情感、决策、直觉、心理活动已不再是人的独自的活动，而是融入了智能技术的“后人类”活动。人类和“后人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技术是否嵌入人的存在和发展方面。尽管“后人类”仍然是人类，但是“后人类”是已经被技术塑造的人类，是与智能技术结合的、拥有更强大能力的人类^③。“某种程度上，现代自然科学合力拓展了‘谁配称为人类’的观点……我们也许即将跨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在那未来中，科学将逐渐赐予我们改变‘人类本质’的能力。”^④人工智能重塑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因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人的最高本质是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工智能技术既赋能又赋智人类，人的本质扩充、增强了。

从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来讲，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代人的劳动只是改变了人的劳动形态，没有改变劳动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本质意义。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意味着人类进一步远离了动物般的生存境遇，意味着消除人的必要劳动成为现实性存在，意味着人类获得充足的自由时间将得到技术的保障，意味着劳动解放的时刻到来。人工智能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力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彰显了人类无限的创造力。人工智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本质，成为人的本质的新确证。

人工智能只要是人工的，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不能和人等量齐观。“人工智能并不创造新事物，它只是执行人们本身了解如何去做的事情。”^⑤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劳动，但不能代替人本身。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不会使劳动者成为“多余的人”，而是造就日益庞大的知识化的劳动阶级。人工智能与人应该各有各的优势，没有必要按照人一样去设计人工智能。人是自然界亿万年演化的产物，人的智能是在社会化的环境中习得的。人工智能只是人类创造的新的技术存在。它可能无限类似人，但是不会形成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人机协同、人机融合将成为人类劳动形态发展的趋向。人机交互、人机融合、智能共享将催生更强大的人类智能，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劳动内涵正朝着更加智能化、人性化方向发展。人的劳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意味着劳动作为人的本质要求、本质力量更加凸显。凡是能由人工智能代替的劳动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01页。

②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页。

③ 关于什么是“后人类”，尽管存在不同的阐释，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参见〔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④ 〔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6页。

⑤ 刘伟：《人机融合：超越人工智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9页。

尽可能由人工智能代替。而其余的劳动必定是离不开人的直觉、审美、情感、经验、想象、灵感的劳动。那些能满足、发展、肯定和丰富人的本质的劳动，主要表现为人的创造性劳动，这些创造性劳动形态的丰富和发展，意味着劳动将成为人的积极存在、人的发展的需要、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促进了人的本质的新发展。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只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时候，劳动才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①。智能时代深度发展，基于泛在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工作环境，人们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业态。零工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业态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自由劳动、共享劳动、数字劳动等许多新的劳动形态。劳动的人机融合化、自由协作化、社会共享化等特征显著增强。劳动和非劳动、劳动和休闲、劳动和发展日趋融合在一起。劳动对人的丰富和发展意义显著增强。智能社会的发展，劳动的内涵和形态的变化，为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创造了日益丰富的条件。

在人工智能时代，枯燥、单调、乏味、费力的劳动日益被人工智能取代。创造性劳动、发展人潜能的劳动，日益为人类创造美好社会，为劳动者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日益表现为人的享受和发展、休闲和愉悦。牛马般的、机械的劳动现实状况将被消解。劳动将成为人的真正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简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对于人，是创造性能力的跃升，是人的本质的升华。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必将为人类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人的自由、权利和本质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② 人工智能发展，也必然伴随着人类智能的发展。人类能创造人工智能，就一定能造就适配的制度治理人工智能。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前进而不是倒退，更不会被人工智能终结。人类技术活动是受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内在统一的发展规律支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奇点”“终结人类”“无用阶级”“绝对失业”等人工智能风险都属于严重的反事实性（counterfactual）风险^③。人不应该害怕技术带来的风险，而要始终保持对技术的辩证态度，积极去化解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主动塑造技术、治理技术。

像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人工智能不会同时对所有人发挥积极效用。人工智能造成人的“新异化”只是历史前进中的插曲^④。人类能够发明技术，就能够创造和制定出规制技术的社会制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技术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促进和发展人，还是削弱和否定人，要看人们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应用它。如何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实现科技向善的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成为历史大变局中人类面临的新考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应为迎接这个考验做好准备。

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肯定还是否定，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劳动”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在资本逻辑中，人工智能与资本合谋，劳动者成为多余的人，从而表现为人工智能对人的否定，表现为对人的异化。但是，在劳动的逻辑中，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拥有更自由的时间发展科学、教育、艺术、文化、享受和发展个性的自由的活动。马克思认为，作为生产力的科学一旦摆脱资本的束缚，“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3页。

③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5-118页。

④ 参见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①。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其说人工智能使人异化，不如说是资本使人异化。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以更智能化的手段，实现了对劳动者更隐秘的剥削和统治。但这种巨大的残酷的剥削又会以更大历史补偿，推动劳动者解放的历史进程。

人工智能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塑造，表现为对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塑造。以智能手机为例。智能手机应用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智能手机增强了人的信息获取能力，增强了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借助智能手机，人能够极大地拓展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全球智慧社会的形成隐喻了数字孪生世界已日益成为现实。每一部智能手机都成为人感知和联系世界的载体。无限丰富的智能终端和泛在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环境，为人的社会关系无限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泛在智能化环境中，人和世界的联系呈现跨时空、越虚实等特征。人的存在和发展日趋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全球交往、全球生产、全球消费、全球感知成为智能时代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主流样态。智能时代极大地增强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度、聚合度，标志着人的本质发展到新的水平。“从总体来说，当代信息技术拓宽了人的实践领域、造就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人提供了更充足的物质产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传播方式和信息文化成果，以及更洁净友好的环境、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多的闲暇时间、更丰富的交往方式，在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上为人提供了更多的个性化的选择，从而对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② 人工智能助力人的发展，促进了人的解放，增进了人的本质力量，发展了人的本质利益。

人类应用技术的历史本身就包含了治理技术的历史。对技术的治理本身也是人类自我进化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进程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反映了技术与人的本质实现的关系。人积极面对技术引发的风险和挑战，就是实现人的本质、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的过程。换言之，技术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应用，意味着人的本质得到更好的发展和丰富。发展人工智能，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发展，是对人和社会的治理。随着智能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发展，人类必将迎来更彻底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的更充分发展。

二、人工智能丰富了人的类本质

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命题之一。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不是抽象地就人的本质论述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同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同人与社会存在和发展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 而人的活动总是以群体的方式、以人的交往方式存在的。孤立的、单个的人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因此，人的本质只有通过他与其他人的互动才能体现出来。正如除了人自己外，人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一样，人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所以，人的本质是“类本质”，即人类怎样存在和发展，个人就怎样存在和发展。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④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确证的，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② 肖峰：《哲学视域中的信息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91-1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2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0页。

实践离不开人的类活动、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互组织性活动。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的时候，是从现实活动的人出发的。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前提是人有物质实践的活动，由此，人的本质应当从人的实践中去考察。实践的“前提是人”。这种实践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

因此，人的本质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实践、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对于具体的人而言，每个人总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人的本质丰富、发展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取决于这种关系的丰富度和聚合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成为塑造人的本质的根本性力量。反过来，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发展过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高度凝结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科学把握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基础。

技术作为物质生活实践的产物，一旦嵌入现实的物质生活进程，人的本质的实现也由此获得技术的助力。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生存方式的底层逻辑是促进了人类之间的通联性、交互性和互组织性。从技术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审度，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智能文明等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既是人类从地域性实践发展为全球性实践的过程，又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还是民族政治向世界政治转变的过程。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实践活动方式面临革命性重塑。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形态发生颠覆性变化。智能经济、智能社会深度发展，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的条件、手段、力量也空前得到丰富和发展。在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治理的语境中，“民主制度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保证合理而智慧的公共选择”^②，“智慧民主”成为一种可能。智慧社会来临，良政善治成为可能的现实。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方向。

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的汇聚性技术存在，它融合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实现了物质世界的拟人化改造。在泛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环境中，人真正成为类的存在。总体而言，即时通信技术、智能传媒技术，使得当今人的生活高度全球化了。一个国家、地区中出现的事件迅即可以传遍全球，个体的人创造的知识和经验在智能技术辅助下可以迅即演进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和经验。以前囿于地域、民族、国家等因素隔离的、分散的人，通过泛在的网络实现了全天候的互联互通。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③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在交通、通讯、金融领域日益全球化，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动增进了人类心灵相通。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人类的交互性、互组织性发展到新的历史高度。“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越来越以类的方式存在和发展。

“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交通和通信速度，它带来了地球的一体化。人类的共同历史开始了。”^⑤随着智能社会的全球化深度发展，人工智能日益深度嵌入人类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② 赵汀阳：《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

⑤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夏菲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264页。

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的深度发展意味着人类将可能实现智能治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融合推动智慧社会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人类美好社会的内涵也必然得到丰富和发展。当人类摆脱了偏见、愚昧，在智慧民主的架构中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人的类本质就呈现出来。智能技术塑造的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地球隐喻了今天的人类日益走向智慧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成为可能。人类的联通性、互组织性、交互性愈向深度发展，人的类生存、类生活、类的发展特征就愈显现，人的群体的智慧就愈易得到快速的传播和造福整个社会。完全智慧社会必定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三、人工智能拓展了人的本质限度

人的本质有限度吗？所谓人的本质限度问题，就是人的能力的边界、限度问题。通俗地讲，就是对于人而言，哪些是不可能的，哪些是可能的。这个“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就是人的本质的限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人的本质的内涵及其实现问题的认识。正如前文所述，人的本质是随着实践发展变化的、是历史的。人的本质的限度，既存在，又不存在。正如恩格斯强调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②

人的本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技术条件下是有限度的，就是说，人不能超越自己存在的历史条件来选择存在和发展方式。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③人的本质没有限度，是由于人类是发展的，人的本质力量是处在不断被开掘和发展的过程中的。一切技术都是人的技术，因此，技术怎样发展，人的本质就怎样发展。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人的本质就无边无尽。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隐喻了人的本质是没有限度的。对于生活在具体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人而言，其能力和力量又是有限的。质言之，人的本质是发展的，是趋向完善、永无止境的和不断丰富着的。与以弓箭为表征的渔猎时代的人类相比，以犁头为表征的农业时代的人在本质上丰富多了。在工业时代，机器生产大规模代替人的手工劳动，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人的本质发展到新的高度。机器体系的发展使人类劳动形态发生颠覆性变化。这个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正从一般的、机械的劳动场景中日益退出。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发展，脑力劳动逐渐成为更普遍的劳动形态。随着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人类从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场景中解放出来也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工智能的辅助，使人类获得了新的、更发达的生产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大规模应用意味着，自人类诞生以来，那种传统意义的谋生性的劳动，将可能不再是人的主要活动。人类有可能摆脱物质的羁绊，实现完全自由的存在和发展。如果撇开技术应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素，单从技术本身角度而言，以今天人类所具有的技术条件和地球的资源条件发展生产，全人类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人工智能使人类向真正的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加速转变。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将日益夯实人类全面解放的主客观基础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随着更加发达的生产力的获得，人类的创造性活动的范围、类型、种类、领域也必将日趋丰富和发展起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① 随着智能社会的深度发展，绝大多数一般劳动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所从事的工作将只是需要人的特有能力和个性、直觉、情感、智慧、灵感、想象参与的工作。一句话，未来人类从事的工作是需要人的创造性能力才能完成和胜任的工作。这种工作同时又是丰富人的本质内涵的工作。

在智能时代，劳动内涵、劳动形态、劳动方式、劳动组织、劳动格局的变化，都体现为人的本质内涵的变化，反映着人的创造力的提高，也就是人的本质限度的丰富和拓展。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发展，面对技术对人的劳动形态的颠覆性变革情势，人们要做的是积极准备，在劳动者教育、劳动制度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等层面进行价值观革命。只有那些自觉把劳动作为丰富和发展个性、本质、才能、灵感、激情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体才能获得持久和旺盛的发展动力^②。与此相对应，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要为此做好准备。那些愿意创造、乐于创造、善于创造，并善于与他人合作、分享的人，才是未来社会受欢迎的人。

从人自身的生命表征看，人的本质的限度也是随着技术进化而不断发展的。单从技术本身而言，人工智能融合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已经能够实现人的基因便捷化遴选。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定制下一代。基因编辑的人，可能远比自然选择的人更强大、更智慧、更有活力。未来，如果能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技术伦理共识，人类完全可以把合成生命、智能增强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选项。“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③ 人工智能保健、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已经引发现代医药学和生命科学革命。人工智能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同时又不断扩展人的本质限度。在技术的辅助下无限的宏观世界和无限的微观世界都将留下人类思维和实践的印记。科技的发展，展现了人的无限的创造性力量，人的本质限度也不断刷新纪录。

从技术与人的本质关系而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意味着人的力量、人的本质的限度的拓展。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人的本质就无限发展，从而人的本质的限度就得到不断突破。“从生理上看，人工智能对人的改变远不是改善了人的健康状态或体能，而是改变了人类的基本遗传密码和人种本身，将可能出现人与机器的合成体；还有人与其他生物的杂交体；以及无男女性别区分的单性人类。这些新人类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比今天的人类更加智慧，更加具有支配自然的能力。”^④ 换言之，人工智能的应用，使人类从生理到心理都受到全面塑造。实践永无止境，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发展过程就永无止境。

从技术和技术风险关系视角看，人类认识、化解技术风险的过程就是克服技术异化的过程，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从而进一步拓展人的本质限度的过程。人类的每一次技术突破同时也是人类对包括人自身的自然认知限度的突破。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的：“我们超越机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同化机器的能力。只有当我们真正领悟了客观、冷静、中性，这些机器世界中的真谛时，我们才能进一步地领会更复杂、更丰富的有机界，以及更深奥的人类。”^⑤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

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60页。

② 参见王水兴：《“软工作”兴起：“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复归》，《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③ [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

④ 余乃忠：《积极的“异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⑤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

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人类要做的是积极学习、勇敢面对，科学研判风险产生的根源及化解的方法。在享有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同时，我们要勇于承担并切实化解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风险，不断把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应当看到技术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积极意义，以人类自信迎接技术时代的挑战。

四、人工智能拓展了人的本质实现路径

“如何实现人的本质”是一个比“人的本质是什么”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聚焦人的本质，马克思使用过“实现人的本质”^①“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②“人的本质的对象化”^③“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④等论述。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质才能得到实现，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由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人的异化作为历史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阐明并批判造成人异化的社会经济根源是马克思的重大理论使命。

与人的本质问题相比，人的本质的实现是更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时代性意义的问题。总体上，人工智能时代愈深入发展，人的本质就得到更强有力的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就得到更鲜明的体现。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本质的实现具有更加充分的主客观条件。

马克思对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蕴含着指导人的本质实现的丰富思想。马克思为科技的每一次进步欢欣鼓舞，“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⑤。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创造了社会制度条件，为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开辟了新的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人的自由解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总体上，人工智能确证、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工人的劳动将被机器取代，生产力极大提高，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预见——“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⑥在今天世界各地的智能化车间、无人工厂中已成为日益普遍化的现实。

人的本质实现过程是一个历史的、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一个随着历史的深入发展不断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前进过程。在不同的技术时代，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广度完全不同。

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人的异化自我扬弃的历史过程。人类创造的技术演进的历史，也是人类自我扬弃、自我解放、自发发展，即实现人的本质的历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⑦“智能磨”将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人的本质实现。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进化发展到了新的历史水平，技术进化与人的进化进程明显加快，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过程、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也显著加快。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19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人工智能技术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它可以取代创造它自身的人的劳动。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类感到自己作为历史和社会主体的地位受到挑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人在劳动中实现的。人工智能推动劳动形态变革。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使技术与劳动形态变革同频共振，劳动正义成为人类解放的动力。在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逻辑中，劳动创造并驾驭技术、技术服务劳动，劳动与技术之间形成互利互惠的发展关系，这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实现获得了新的途径。

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仍然是现代社会旋转的轴心的时代，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和社会主义应用，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两个相反方向的运动，但是，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决定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终将创造否定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资本作为对劳动的否定的力量决定了它的历史暂时性和历史局限性。归根到底，人工智能要扬弃的是资本对人的奴役，是私有制对劳动的奴役，是私有制国家对人的统治。

一方面，人工智能与资本合谋，放大了资本的逐利性，增强了资本的垄断性。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性蔓延和对人类社会的深度塑造。智能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改变了剩余价值创造方式，但是没有改变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在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①。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累积了新的社会矛盾。人工智能的辅助进一步拓展了资本逻辑蔓延的时空环境，从而把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累积到新的水平。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加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从而暴露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暂时性以及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的必然性。客观上，人工智能时代愈深入发展，愈要求终结资本对人的统治。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终结的不是人类，而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依靠该制度活命的资本家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新动能、新路径。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单纯的人工智能不会自发地消解人工智能应用形成的异化。人工智能只是意味着人类在认识“必然王国”道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人类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除了在技术革命中寻找新的物质力量外，更重要的是要改造我们应用这些物质力量的社会制度。人工智能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只有由社会共同支配的时候，才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②。归根到底，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消除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主动迎接智能革命浪潮的挑战，加强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治理，自觉克服和摒弃人工智能应用的消极方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人工智能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能更好彰显出来。

五、结 语

“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重要的是，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弃……着急去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是蠢举。”^① 人工智能全面嵌入人类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既会异化人，也会丰富和发展人，但总体上是后者。

事实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技术风险（异化）不是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为的。人们恐惧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工智能的滥用。“我们害怕人工智能对我们做的事情，正是人类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② 归根到底，人类恐惧的是人自身、是人性中恶的一面不受节制的膨胀。或者说，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类恐惧自己还不能真正理解人工智能。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严峻的、对人和社会的消极的后果^③。因此，当智能时代来临，人们要反思的不是人工智能本身，而是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准备，包括观念、道德、伦理和法律变革的准备、社会劳动制度变革的准备以及创造性劳动人才培养教育的准备。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日益彰显了加强人工智能应用社会准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避免至暗前景、实现人类文明勃兴，需要全世界树立共创、共治、共赢、共享的新文明意识，自觉发挥人的本质的力量，自觉遵循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规律。“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④ 实现每个人的本质，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我们每个人既是实现人的本质的见证者，又是实现人的本质的主体性力量。人工智能是人类认识自然力的新的历史性成就。人工智能几乎在全部领域代替人类劳动，人的自由发展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意味着人类的求真能力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它要求人们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求善的能力。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劳动正义与历史正义的统一，是人类文明繁盛发展的时代要求。

总体上，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共同进化不断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超越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作为人的本质，存在于人类的全部历史进程中。这个进程同样也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置身其中。

参考文献：

- [1]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
- [2] 刘海军：《人工智能的文明作用及其发展悖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 [3] 王天恩：《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 [4] 杨培芳：《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

（编辑：张 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6-367页。

② 胡翌霖：《什么是技术》，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第191页。

③ “我们人类倾向于高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而低估人类自身智能的复杂性……短期内人工智能系统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时就给它赋予了太多的自主权。”参见〔美〕梅拉妮·米歇尔：《AI 3.0》，王飞跃等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311-3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